



你猜我偷到了什么

黄非红 著

台海出版社



你猜我偷到了什么

黄非红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猜我偷到了什么 / 黄非红 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3. 5

ISBN 978 - 7 - 5168 - 0140 - 6

I. ①你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2891 号

你猜我偷到了什么

著 者: 黄非红

责任编辑: 戴晨 装帧设计: 泽天世荣

版式设计: 柳永康 责任校对: 田灿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, 邮政编码: 100021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 (发行) (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69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176 千字 印 张: 12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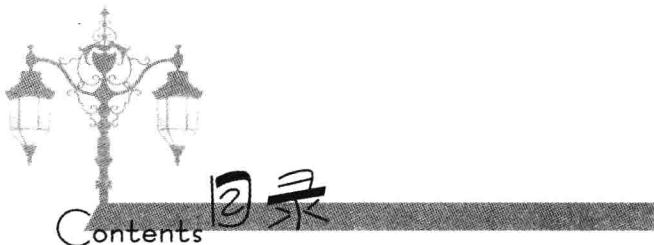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68 - 0140 - 6

定 价: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

| | |
|----------|----|
| 一个人的城市 | 1 |
| 半夜尖叫 | 5 |
| 寻找黑狗 | 9 |
| 欲望别墅 | 12 |
| 绑架 | 17 |
| 被绑架者 | 22 |
| 闹鬼的出租屋 | 27 |
| 身边的恐惧 | 31 |
| 致命的错误 | 36 |
| 讨债人 | 42 |
| 多情谋杀 | 48 |
| 妻子归来 | 55 |
| 遭遇美女 | 59 |
| 男友的婚纱照 | 66 |
| 你猜我偷到了什么 | 71 |
| 夜路惊魂 | 75 |
| 远村暗夜 | 80 |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烧香引鬼来 | 86 |
| 夜半惊魂 | 90 |
| 深夜来电 | 94 |
| 仇恨如洪 | 100 |
| 仙姑遇险 | 104 |
| 一碗换一碗 | 109 |
| 一把火 | 113 |
| 绑架一个穷光蛋 | 118 |
| 朋 友 | 122 |
| 讲个故事吓唬你 | 127 |
| 面 具 | 132 |
| 神秘逃亡 | 138 |
| 深山惊魂 | 150 |
| 夏日故事 | 163 |
| 惊魂一支枪 | 179 |



一个人的城市

杜一鸣的城市本来与别人的城市一样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，但是最近他感觉他的城市很反常，具体说就是城市的人似乎在一天比一天减少，大街在一天比一天冷清，连他工作的公司员工都好象越来越少了。好在杜一鸣平时只顾埋头工作，跟同事没有过多来往，所以他只是心里奇怪，却无心多管闲事。

这天杜一鸣回家时堵了车。等了老半天，前边终于松动。当他的车子开动时，杜一鸣无意之中偏头向左看了一眼，结果这一眼让他大吃一惊——身边的一辆行驶的宝马车里竟然没有司机，也就是说那辆车在自己行驶。而当杜一鸣再向右面望去时，他的身子不禁一颤，只惊得目瞪口呆——他看见，刚刚驶过去的那辆公交车里也是空空荡荡，既没有司机，也看不到一个乘客。

一走神的空档，杜一鸣的车子偏离了方向，险险地与迎面一辆小汽车擦身而过，而这辆车仍然还是辆空车。

杜一鸣不知今天是怎么了，也许是自己过于劳累，眼睛出了问题吧？

当神情恍惚的杜一鸣走进公寓时，他也没有碰到一个人，好象这里从来就没有过人烟一样。这时杜一鸣才忽然觉察到，整座公寓就象真空一样肃静得有些可怕。

孤独惯了的杜一鸣忽然产生一种冲动，他想找个人待一会儿，哪怕什么也不说，只是有个人和自己待一会就好。

于是杜一鸣试探着来到了邻居门口。可是在邻居门外犹豫片刻，杜一

鸣还是缩回了要按门铃的手，独自返回了房间，因为他和邻居从无来往，他不知道叫开邻居的门自己该说些什么，他担心邻居会对他发火甚至动怒。

这一晚杜一鸣又失眠了，不过这次不是因为太喧嚣，而是感觉太寂寞了。很少做梦的他还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他变成了半空中的一棵树，他努力要找到一个扎根的地方，可是他找不到，他总也找不到。

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杜一鸣急于要去看到人，哪怕只有一个。但是杜一鸣却惊恐地发现，除他之外，这个城市好象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。

开始杜一鸣不肯相信这个事实，因为既没有爆发战争和也没有发生任何灾难，数百万人也不可能一夜之间集体出游或出逃。但是杜一鸣开着车在城市疯跑了半天，去了公司，去了商场，去了影院酒楼宾馆，结果他当真没有找到一个人影。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新建的大楼还在雨后春笋般不断从森林般密集的楼群中冒出来，无数汽车也像庞大的蚁群般密密麻麻在街上蠕动，但就是找不到人，也听不到任何声音。

城市在杜一鸣眼里只剩了一具华丽的空壳。

最后，杜一鸣的汽车没油了。杜一鸣丢下汽车，开始给朋友打电话。

其实杜一鸣没有朋友，他手机里存储的都是工作电话号码，平时除了工作关系他与这些电话没有任何往来，但今天他却打破了惯例，一个接一个地狂打不止。杜一鸣不管接电话的是谁，只是急切寻问人都哪去了都哪去了，为什么看不到一个人找不到一个人……每一个接电话的人开始接电话时都很奇怪杜一鸣的问题，但每一个人没听几句就不耐烦地说自己正在忙十分忙特别忙非常忙，没时间开玩笑，然后他们就很快挂断了电话。杜一鸣仍是不遗余力锲而不舍地打、打、打。后来人家一听又是杜一鸣，干脆一声不响地直接挂机关机，性子好的会赠送他一句评语：神经病。

最后杜一鸣嗓子喊哑了，手机也打没电了，但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答案。

杜一鸣失望愤怒地把手机狠狠摔在了漂亮而又坚硬的马路牙子上。

杜一鸣路过一个无人看守的书报摊。他丢下一块钱拿起一张本市当天

的报纸，报纸一切正常，要闻新闻股市汽车足球医药保健时尚娱乐情感网络应有尽有，杜一鸣狠狠地把报纸撕成了粉碎，他现在彻底相信报纸是个全靠说假话活着的家伙。

杜一鸣路过一家小门店，门店里正放电视，电视里正现场直播一家大酒店开业剪彩的场景。那家大酒店就是杜一鸣脚下这条街，就在离杜一鸣不远的地方，可是杜一鸣放眼望去，那家酒店装扮得富丽堂皇，气派非凡，和电视里一模一样，但就是没看到一个人。杜一鸣摇着头连连叫喊着：假的，假的，全是假的！

杜一鸣感觉整座城市忽然都变得虚假起来，象一片薄薄的剪纸或俗艳的塑料画。杜一鸣决定尽快逃出这个虚假的世界。于是他加快脚步。

走啊走，走啊走，走啊走啊走啊走……杜一鸣走了不知多久，他已经筋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，他的脚上打个泡，他的腿上没了一丝力气，但城市却还是无边无际无头无绪——城市太大太大了，一个人在城市里不过就象大海中的一条小鱼丁儿。

杜一鸣坐下来，无力地喘息着，无奈地张望着，无助地等待着。

天空中一颗孤独的太阳很快就要被城市吞没，杜一鸣仍然找不到一个人影。他突然生出了无边的恐惧，站起身疯狂地往家里跑——也许这一切不过是个梦，也许回去好好睡上一觉，一切就会恢复正常——杜一鸣这样祈盼。

跑了半天，天已经渐渐黑下来，杜一鸣还没有跑到家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纯粹是在胡跑，他一点也记不起他的家该向哪个方向走了。

浓稠的黑暗无边的茫然淹没了城市，而杜一鸣则淹没在只有他一个人的城市里。城市没有一丝光亮，没有一点声音，死气沉沉象座坟墓，恐怖得又象一片阴寒的森林。杜一鸣不知该向哪里去，四下仿佛到处都是危机陷阱，他浑身颤栗着好久不敢迈出一步。

“啊，啊，啊——来人啊！”杜一鸣终于受不了啦，他终于野兽般嘶声喊叫起来。

谁知随着他的喊声，停电的城市刷地亮了起来，一时间霓虹闪烁，流

光溢彩，城市象睡醒的荡妇搔首弄姿媚眼频抛，妖冶迷人，噬魂荡魄。同时杜一鸣发现，城市不但重新亮了起来，而且重新喧嚣起来，更叫他惊喜交加的是，他重新看到了人——满大街的人——原来满大街都是人！

杜一鸣象迷路的孩子历尽艰辛终于逃出了原始森林，又象一个死去活来的人爬出了坟墓，他淌着泪一下子扑进了离他最近的一个人的怀里，但他说不出一句话，只是疯狂地在那人脸上头上亲吻着……

“啊……救命啊，抓流氓啊！”随着一声闪电般的尖叫，杜一鸣脸上挨了火辣辣一个嘴巴。

待眼前金星退尽，杜一鸣这才看清从自己怀抱中挣出的竟然是一个性感美人。不过让杜一鸣惊愕的不是抱错了人，而是他发现对面这个性感美人竟然是一个橡胶模特！待到杜一鸣转脸再看，他发现闻声围上来的人不是橡胶的就是塑料的，还有木头的，甚至还有冰雕泥塑的……

原来满大街行走走着的全是些假人！

这个发现远比发现满大街没有一个人更让杜一鸣震惊恐怖，他毛骨悚然地尖叫一声，撒腿就逃。

这时，整个城市仿佛都向杜一鸣倾压过来，杜一鸣感觉自己无处可逃，可他还是拼命逃跑，不管身后的假人们在喊叫什么。

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，杜一鸣眼前一黑，失去了知觉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杜一鸣又有了知觉，他先是闻到了来苏水的味道和医院的气息，然后就听到有一个人说话：“医生，我们是警察，你能跟我说说杜一鸣的情况吗？”

另一个人说：“他被车撞的倒是不十分严重，但是根据他同事的介绍，这个人是典型的城市孤独症患者，因为病情严重，所以导致了精神错乱……”

“哦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”

“主要是工作压力大，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长期自我封闭所致……”

杜一鸣真想马上看一看那两个人，可是他又不敢睁开眼，他怕自己还是什么也看不到，更害怕看到的还是两个虚假的人……



半夜尖叫

程鹏原计划加班一夜，不过经过他和几个同事争分夺秒的艰苦奋战，一夜的工作他们半夜就完成了。午夜时分，十分疲惫的程鹏轻手轻脚走进了家门，他想马上搂着爱妻香香地睡上一觉。因为妻子云芳睡觉很轻，程鹏知道她肯定已经醒了，或是还没有睡着，因为云芳说过，他不在家她睡不安。

可是进了卧室打开灯，云芳却头冲里面毫无反应。程鹏猜到她是装的，便故作不知地脱了外衣。可是换鞋时他却找不到拖鞋了，一扭头，拖鞋在床边，和云芳的并排放在一起。程鹏刚要去拿，可忽然感觉不对，自己不在家，云芳拿自己的拖鞋做什么？这么一想程鹏不由自主地又往床上看了一眼，一看之下他的血腾地涌了上来——床那边竟然还睡着个人，只不过那人把头缩到了被子里！

那一刻程鹏傻了，他的头脑中一片空白。

过了片刻，失去理智的程鹏冲上去用力推了云芳一把。云芳痛叫一声，转过身假装才醒过来的样子含含糊糊说：“你干吗哪？人家睡得好好的，打人家干什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吃没吃饭，没吃我给你做……”

程鹏脸上淌着泪，嘴唇哆嗦着要打云芳，可抬起手他却怎么也打不下去，那一刻他只觉心里一阵绞痛。

“你想打我？你打！你打呀……”一向柔情似水的云芳像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她一脸怪异神情，斗架小公鸡般向程鹏伸着脖子。

程鹏猛然出手给了云芳一个响亮的嘴巴。

这个嘴巴把两人都给打愣了。愣怔片刻，云芳捂着脸伤心地痛哭起来，而程鹏则猛然转身就往外冲——他现在心里一片混乱，他想逃离这个家！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

身后猛然传来云芳一声厉喝，程鹏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。

云芳抹去泪，冷笑一声说：“你老婆跟情人睡到床上，你倒转身往外逃，你还像个男人吗？真不知当初为什么看中你！”

听了云芳的话，程鹏猛然转过身去，愤怒而又陌生地望着云芳——这就是自己深爱的人吗？这就是那个胆小娇柔的女孩吗？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耻了？

见老公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云芳越发上来了泼劲，她挑挑眉拍拍那边被子里的人，像个荡妇似的说：“宝贝别怕，有我呢，他不会把你怎么样，你看他比你还害怕呢……”说着她突然放荡地笑了起来。程鹏忍无可忍，他猛然冲进卧室，要去掀起被子里的人，可是云芳却拼命护住那个人，甚至还给了程鹏几拳。

云芳的拳头毫无力气，可是却把程鹏的心打得生痛生痛，同时也使一向文质彬彬的他怒不可遏。他一把把云芳推开，伸手就要揭被子。

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，老公要杀人了！”

云芳猛然尖叫起来，而且叫着竟然跑向了阳台。

云芳的这一招完全出乎程鹏的意料之外，一时间他顾不得去抓奸夫，下意识地跑出去要拉回云芳。可是已经晚了，只穿着睡衣的云芳早已跑到了阳台上，边拉窗子边尖叫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我老公要杀人了，我老公要杀人了，救救我！”

云芳的尖叫在这午夜时分从六楼传出去，显得格外惊心动魄。程鹏急得拦住她用哀求的口气说：“你、你疯了吗，快回来，快……”可是云芳仍然疯了一样边挣扎边尖叫。

楼下很快聚集了不少人，警车也很快开到了。云芳还在声嘶力竭地哭喊着，而程鹏已放弃了阻止她的努力，他现在有些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

么，他甚至怀疑这是一个荒唐的梦。

警察很快上楼，叫门。云芳好像真的精神有了毛病，她不去开门，依然在那哑着嗓子叫喊。程鹏只好过去开门。两个警察手里提着枪，警惕地打量着程鹏问是怎么回事。程鹏摇摇头无力地说：“问她！”于是一个警察监视着程鹏，一个警察就去阳台询问云芳。谁知云芳见了警察，不知道是嗓子哑了还是太紧张了，反倒张着嘴说不出话了。

在警察的安慰下，云芳终于哇地一声哭出来，然后边哭边诉说程鹏怎么打她，掐她，折磨她，还要杀她。程鹏此时再也顾不得脸面了，他觉得这个女人太阴险恶毒了。于是他把警察带进了卧室，指着床上说：“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你问他吧！”

那个警察皱眉看了一阵，然后又斜了程鹏一眼，这才慢慢揭开了被子。程鹏瞪大了眼睛要看那人是谁，谁知被子里露出的竟然是云芳的大布娃娃和玩具大布熊。

“你看不出来这不是人吗？”那警察显然觉得程鹏有点弱智。没等程鹏回答，另一个警察却走进来，用枪指着衣柜说：“人跑那里边去了——我说哥们儿，出来吧，要先伸出双手，否则你会被乱枪打死的，现在至少有十只枪口对着你！”

“别开枪，我出来，千万别开枪！”

没等程鹏明白过来，衣柜里竟然传出了一个男人的求饶声。紧接着，衣柜门慢慢打开，先是慢慢伸出一双手，然后又慢慢现出一个人——这是一个面容丑陋凶恶的男人。

两个警察冲上去给那人戴上了手铐，然后又从衣柜里搜出了他的作案工具和一把刀。警察过来对程鹏说：“你爱人很机智，她知道家里来了小偷，怕你硬拼受到伤害，这才故意喊叫叫来了警察，否则后果真的难以预料！”

程鹏这才明白过来，他赶紧跑出去抱住了瘫在沙发上的云芳，云芳紧紧闭着眼，不敢看那个人入室窃贼的样子。

警察押着窃贼离去后，云芳仍然心有余悸地伏在程鹏怀里不敢去卧室

睡觉。程鹏问她到底怎么回事，云芳说昨晚接到他不回来的电话后，胆小的她就睡不着了，然后窃贼就从阳台进来了……

程鹏暗叫一声险，又问那布娃娃怎么回事，云芳说，有天电视里说要是单身女人在家，最好床下放双男人拖鞋，云芳不但放了拖鞋，还发挥了一下，把床上做出了两个“人”的假象，结果可能真起了作用，那贼人进到卧室好像站了一会儿，没敢贸然下手，然后程鹏就回来了，贼人这才藏到了衣柜。

程鹏说：“平时你那么胆小，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挺有心机，不愧是我的好老婆！”然后他抚摸着云芳的脸又后悔又心痛地问，“还痛吗？”没想到一句话捅了马蜂窝，刚才还小鸟依人的云芳突然跳起来，凶恶地指着程鹏说：“程鹏，你敢打我，还那么狠，我跟你没完，说着拿起沙发垫子就向程鹏狠狠砸去。

“救命啊……”沙发垫下传出带笑的呼救声……



寻找黑狗

这一觉好象睡得很舒服，可是一睁眼，他却发现自己躺在大街边。

他不知自己是怎样睡到大街上来的，不过这还不算严重，严重的是他忘了自己是谁、忘了家在哪里。

是搓麻将时白板砸了头，还是点钞时感染了病毒，或是酒精烧毁了记忆神经，也有可能是洗鸳鸯浴时脑袋进了水……不管是哪种原因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他现在成了白痴，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慌，他觉得自己空虚得象个蛇皮口袋。他抱着脑袋拼命想，想得头痛欲裂。终于，他一片空白的脑海中模模糊糊浮现出“黑狗”两个字，同时耳边隐隐约约传来一声悠长的呼唤：黑狗……

他是个聪明人，明白既然自己想得起“黑狗”，“黑狗”就肯定跟自己有密切关系，找到了“黑狗”就肯定能找回自己。于是他向碰到的所有人讯问起来，他感觉所有人都很熟悉，男士象哥们儿，小姐象情人，可每个人都说不出他的名字，更提供不出有关“黑狗”的线索。原本异常熟悉的城市一夜之间变得异常陌生、冷漠。

“求求你，告诉我我是谁……”他不甘地继续求助。

人们从他身边匆匆而过。

一位小女孩停下来，奇怪地望着他问：“大人也忘了家吗？”

他连忙抓住小女孩的手迫切问：“大人也会也会，你快告诉我我家在哪我是谁……”

小女孩害怕地摇着头挣着手，撇嘴要哭。

“那你说‘黑狗’是谁?”

小女孩哭着说：“黑狗是它……”

他放弃了小女孩，扑到了那边一只小黑狗面前，急切地问：“我是谁，快告诉我……”

“汪、汪汪！”小黑狗惊叫一声呲着牙向后躲去。

“走开，你这个乞丐！”牵狗的阔太太厌恶地呵斥一句。

他喜出望外地追上去追问：“你认识我？我叫臭乞丐么？我是干什么的，我的家在哪……”

贵夫人奇怪地乜斜着他，撇撇嘴说：“我认识你，你是个乞丐，乞丐就是要饭的，要饭的没有家……”

他总算弄清了自己的身份，尽管他非常失望。

从此他就专心做起了乞丐。做乞丐吃饱了就睡，睡醒了再去讨饭，他觉得这种日子没什么不好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地盘，很快便被有势力的乞丐赶走了。于是他从城南到城北，又从城北到了城西，最后他被赶出了繁华的城市。

他成了一名流浪乡间的讨饭花子。

有一天，他流浪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这时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，已是个标准的花子相了。小村很穷，他却意外地讨到了几块钱。

太阳擦山时，他来到了最后一家。望着那破旧的房屋，他失望地转身要走，院里一只狗却吼叫着追了出来——这是一只标准的黑狗。

他的心一动，可现在他已懒得再打听了。

“是谁呀？”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婆婆颤巍巍走出来，她的眼神不好，打着眼罩来到了他面前。

但她一眼认出了他，唤着儿抱住他痛苦起来。

“你是我娘？我怎么认不出？”他有些不信。

“你已十年没回来了，哪还能认得出娘啊！”老婆婆抚摸着他，又惊又疼地问，“你不是出人头地了么，咋要起饭来了？”

原来他本来不是要饭的，他忙问娘自己到底是谁。老婆婆哭着说：

“你是我儿满幸福哇！”他心头一热，扑通跪倒抱着老婆婆大哭起来：“娘啊娘，多亏我还有个娘啊，要不世上再没一个人认得出我了——娘，那‘黑狗’是谁？是它么？”他指指那条老黑狗。

娘戳着他的额头骂：“你个没良心的，记性真是让狗吃了，咋连自己的根本都忘了——‘黑狗’不是你的乳名么？！”

说着娘又像小时候一样呼唤起来：“黑狗儿——你野哪去了，该回家喽！



欲望别墅

丁宁大学毕业后，几经周折，历时半年才在一家私企找到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。在公司打工族中，有一位叫白小玉的姑娘，她青春亮丽，开朗大方，很快就引起了丁宁的注意。不久，丁宁就暗暗爱上了白小玉，他利用各种机会接近白小玉。

丁宁有一定才华，人长得挺帅，又善于投人所好，所以白小玉对他也很有好感。有一天下班后，白小玉有事出去，经过一条小街时被两个小痞子拦住，他们借酒撒疯，缠住白小玉不放，一定要她陪他们去跳舞。遭到断然拒绝后，两个小痞子竟对白小玉动起手来。正在这时，暗中跟在白小玉后面的丁宁抢上来，奋力打开两个小痞子，拉起小玉就跑。

自这晚开始，丁宁与白小玉就开始了热恋。业余时间他们一起逛商场、上网冲浪、讲老板的坏话，畅谈人生理想……白小玉就象一轮朗月，照亮了丁宁暗淡的生活。

这天是星期五，丁宁和白小玉在外为公司办完事后，小玉说：“咱们今天偷个懒，到城东香秀山玩一趟去！”丁宁说：“可老板叫咱们办完事就回去……”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！”说着小玉就拉着他上了车。

登上了青翠秀美的香秀山，俯视着山脚下香秀小区那片豪华气派的别墅群，丁宁禁不住脱口说了句：“如果咱们结婚能住到这样的地方该有多美呀！”小玉开玩笑说：“行，咱们就住到这里来！”丁宁苦笑着摇摇头。

白小玉却又拉着他来到了别墅区中，边欣赏边走，到了十六号别墅门前，小玉站住脚，随手一指说：“你看它做我们的新房怎么样？”丁宁笑她